

BEFORE THEY PASS AWAY

在他们消失以前

寻找人类最纯粹的形式

[英] 吉米·纳尔逊 / 著
(Jimmy Nelson)

张卉 / 译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CS

博集天卷

在他们消失以前

[英] 吉米·纳尔逊 (Jimmy Nelson) / 著 张卉 / 译

送给阿什凯因，
她让我的生命变得完整。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香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他们消失以前 / (英)吉米·纳尔逊
(Jimmy Nelson) 著; 张卉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
社, 2019.3

书名原文: Before They Pass Away

ISBN 978-7-5404-8900-7

I. ①在… II. ①吉… ②张… III. ①摄影集—英国
—现代 IV. ①J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963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8-345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
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First published by teNeues Media GmbH & Co. KG, Kempen, Germany

www.teneues.com

Photographs ©2013 Jimmy Nelson Pictures B.V.

All rights reserved.

www.beforethey.com

Simplified Chinese arranged by Inbooker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上架建议: 社会文化

ZAI TAMEN XIAOSHI YIQIAN

在他们消失以前

作 者: [英]吉米·纳尔逊(Jimmy Nelson)

译 者: 张 卉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于向勇 秦 青

策划编辑: 张 卉

文字编辑: 苏会领

版权支持: 文赛峰 刘子一 姚珊珊

营销编辑: 刘晓晨 刘 迪 初 晨

版式设计: 罗伯特·库伦达尔(Robert Kuhlendahl) 李 洁

封面设计: 罗伯特·库伦达尔(Robert Kuhlendahl) 利 锐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字 数: 160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900-7

定 价: 158.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在他们消失以前

[英] 吉米·纳尔逊 (Jimmy Nelson) / 著 张卉 / 译

送给阿什凯因，
她让我的生命变得完整。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自序

我不是一个人类学家，也不从事科学研究。我不会说自己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可以解决那些关于土著文明与传统文化的问题。我只是一个摄影师，以及一个讲故事的人。

在过去的30年里，我在工作中遇到了各种族群的人，我和他们之间仿佛达成了某种淳朴的契约，它赋予时光以意义，凝聚出了我的人生事业。这本书是我对“文明”的致敬，也许我永远无法完全理解那些神秘的文明，但它们仍然对我充满吸引力，让我愿意继续探索下去。

儿时，我有10年的时间生活在一个宗教组织之中，那是一个情绪被压抑的环境，我能直观地感觉到我不属于那里。更糟糕的是，在我16岁的时候，因为某种严重的并发症，我在一夜之间掉光了所有的头发。后来我留着光头，却被误会是在用这种方式笨拙地表达叛逆，这让我更加觉得自己不被环境接纳。这样一天天地得过且过，我的心灵和身体都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从那时起，我开始了一生的探索，我想要去寻找真正的归属感。

我在旅行中的经历，对我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如我所见，每个文明都有自己定义的“财富”，在它们面前，我学会了保持谦卑。在我出发的地方，我所受的教育让我相信，人应该为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而努力奋斗。但我觉得，这个延续了几百年的观念，已经把我们的世界带到了生态崩溃的边缘和政治灾难的门前。而我遇到的各种族群的人往往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他们认为，人类与环境中的一切都是共生共存和相互支撑的关系，事实上，这两者往往是一件事。他们能教给我们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这本书中收录的照片并不是为了记录事实。书中出现的所有人像，都是我对那些我曾经遇到的人的艺术想象和创造性诠释。我关注的是，当我作为一个外来者闯入他们的世界，那种深深震撼我的美。我想树立一些鲜明的形象，展示那些强壮而骄傲的人的美与昂扬的画面。毫无疑问，我的这种表达方式充满了浪漫色彩。我希望，你们能从我的作品中清晰地看到，我对镜头下的那些人所怀有的深深的尊敬和赞美。

为了给我的这项事业取个名字，我思考了很多。“在他们消失以前”，这个名字也许会让你觉得我非常悲观，已经看到了那些我遇见的人的无法逃避的命运，但这可能就是我最初和最简单的感受。但是，在我2013年第一次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当我发现自己对人类族群极大的多样性仍然充满持续而热情的关注时，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观点。哪里有挑战，哪里就有应对之策。当我请他们在我的镜头前摆出造型时，我发现了他们的骄傲、力量、荣誉感、活力和顺应力。这种感觉为我提供了无穷的灵感和动力，鼓舞着我把我的工作继续做下去。

从这个角度而言，“在他们消失以前”想要表达的并不是一种终将走向灭亡的宿命论，而是恰恰相反。它提醒我们，现在正是机会来临的时刻，应该行动起来去做些什么。对于我们当下拥有什么和未来需要什么，是时候去重新做出判断和决定了。

吉米·纳尔逊 (Jimmy Nelson)

阿姆斯特丹 2017年1月

难以抗拒的热情

在人的一生中，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因为“时机刚好”。吉米·纳尔逊到我办公室的那天，我正和往常一样，沉浸在一大堆的新想法、新计划、新项目和几千个等待做出的决定当中。我正在纠结，到底怎么才能抽出时间把所有该做的事情做完，这时，一个满怀梦想的男人走到了我的面前。在那时，他的梦想还不是我的梦想，但是我立刻就发现了，他和之前来过的无数个艺术家不一样，他不仅仅是来谋求赞助的。吉米的热情是难以抗拒的。我还记得，当他向我阐释他的项目时，眼睛里是有泪光的。其实我的关注点并不在那种迫切的必要性上，也就是必须要在原始部落和受到威胁的文化遗产行将永远消失之前去给那些遥远而与世隔绝的人拍照，我只是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心想：如果一个人有着这样强烈的愿望，那么我就需要帮助他实现梦想。

直到踏上旅途，我才明白了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在留住世界上最后一些单纯的人，让他们不会被永远遗忘。我们正在为消逝中的文明与历史负责。

我和吉米一起担负起了这个重要的使命，远离日常的喧嚣和短视的前景。尽管我并不是立刻就有了这些清晰的感受，但从旅途一开始，我就感觉不错。而且，我还把汉内洛蕾·范登布舍 (Hannelore Vandenbussche) 和布拉姆·维斯 (Bram Vis) 带到了我们的队伍中，也为帮助吉米实现梦想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好机会。

当然，我也曾思考过人的生命中是否有这样的必要性——要留下印迹，留下人道主义或是文化、教养上的什么东西。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除了我的家庭、朋友、事业和美好的回忆，我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些什么吗？我有没有可能为那个超越于物欲之上的精神世界，做出一点儿哪怕十分微小的贡献？吉米·纳尔逊带我走上了这条路，它恰恰是我一直以来正在默默寻找的。是他给了我这样的机会，不仅可以去帮助别人，也可以更多一点儿地了解人类。我们所做的事情也让我对生命以及对我自己的理解更进了一步。在我和吉米、汉内洛蕾和布拉姆一起前往亚马孙的一次旅途中，我亲眼见证了他们之间的承诺与奉献，并被他们对土著部落和这个项目本身的真诚的热情所深深打动。而我们从中获得的快乐与满足，就更不用提了！

我真诚地希望，这本精彩的书中收录的吉米的作品，可以加深你对我们所谓的“人类起源”的尊重。吉米的审美追求会被时间证明是永恒的，而且我相信，他对美的感受绝不仅仅是一种快乐的来源，更有着深刻的意义。纯粹的美，因为伴随着纯粹的灵魂，会召唤着我们在我们这个混乱丛生的世界里为更多的和谐与和平付出努力。希望这本书可以留给我们的子孙，以及子孙的子孙，向他们讲述世界曾经的样子。这是关于人性、生存和谦卑的一课。

能成为吉米的旅伴，在不止一条路上，我很自豪。

马塞尔·伯克霍恩 (Marcel Boekhoorn)

着色的灵魂

——人类起源之美

吉米·纳尔逊并不是一位科学家，也不想假装自己解决了那些围绕文明与部落的灭绝展开的复杂问题。他走到人类社会的边缘之地，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动力，因为他始终记得，在自己16岁的时候，他就想弄明白自己的“怪癖”，不是用逃避的方式，而是去寻找其他和他一样的人：游离于规则之外的独行者。他发现了他的同类，在西藏，而不是伦敦，他明白了自己要做一个记录者，记下他们独特的个性，使之不会寂寂无闻甚至就此湮灭。他发现，相机是他与人接触和建立友谊的最佳工具。一开始，他主要关注战争、帮派、暴力和伤痛，后来，他转而关注纯真与美好。他想要成为一支催化剂，促使人们可以更多地关注那些正在远方以不祥的姿态消逝的人和事，那是人类未及触碰的领域。

吉米·纳尔逊的目的并不是记录事实：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那些生活在远方的人的数量正在减少，吉米赞美他们的美与特别，并想以此唤醒一些我们多数人心中都拒绝承认的事实：如果我们再不把这些未经现代文明玷污的人和他们的典礼习俗记录下来，他们终将消失得无影无踪。等到最后一个土著人穿上西装、住进城市，一切就都太晚了。在土著人追寻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他们自己把传统的服装、首饰、武器和符号深深掩埋，也放弃了他们的身体彩绘，那是流淌在他们血液中的密码。因为没有人告诉过他们，他们是多么独特的存在，而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是一种值得保护的遗产。除了生活在新西兰的毛利人（Maori），那属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原始文明”的族群，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何不同，更不用说有忧患意识了。

然而，面对一个坚持说他们有宝贵的独特性的摄影师，土著人的态度在这样的鼓励下产生了奇妙的变化。那些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为此感到自豪，甚至有些自负。而且，“坚持说”对吉米·纳尔逊来说，似乎还不足以表示他狂热的态度。当你看到工作中的吉米，你会觉得他一定是被恶魔附体了。他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会大声喊叫、跳跃、打手势、大哭、拥抱、大笑甚至爬树。到了晚上，他再去处理自己划伤和擦伤的伤口。这样一个充满激情的陌生人，土著居民怎么能拒绝得了呢？他仿佛成了他们中的一员，甚至比他们还要狂野和骄傲。那些对他们来说微不足道的东西，对吉米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他让他们把民族的精髓展示给他看，然后他看到了他们穿在身上的皮带和珠宝，藏在壁橱里的大刀和长矛，还有酋长们的传统头饰，以及战士们的面部彩绘。他真的就是一支催化剂，毫不夸张地说，他在乞求我们睁开眼睛，去关注这些远方的故事。

纯粹的人性是存在的，它在高山上，在冰原里，在丛林中，在河流边，也在山谷里。吉米·纳尔逊发现了它们，并且在观察着它们。在他拿出相机之前，就已经会心微笑，喝下了远方朋友们的秘酒。他和他们分享的是每个真实的人想要分享的东西，存在共鸣，可以感知，但无法看见。他把自己的频率调整到和他们同步。当信任产生，关于使命的共识也会出现：任何事物存在的方式，都不应该被这个世界遗忘。这何其伟大，但又何其艰难：让以打猎为生的人和以采集为生的人都能在他们天然的栖息地里愉快生活，让男人和女人不用生活在“人类动物园”中，而是自由地行走在树林中、石头上、沙漠里和冰原上。

照片可能只是一个引子，但是它们仍然捕捉到了一些隐藏的真相，那是摄影师希望我们的眼睛和心灵所能感知的东西。即我们——生活在都市中的人，真正的来处。在那个世界中，正义和荣誉是天然存在的，战争的出现完全是为了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那是一个有着严格的规则和礼仪的世界，但也是一个透明的世界，不存在伪善。土著人可以教给现代人价值与希望、乐观与勇气、团结与友谊。他们天生与腐败、谎言、愚蠢和贪婪为敌，他们的人生哲学是“为了有所得，必须先付出”。土著人和他们被遗忘的文明教我们认识了人性的很多方面，比如爱、尊重、和平、生存和分享。在他们的生活目标和家庭关系中，在他们对神明与自然的信仰中，有着一一种纯粹的美，他们会一生只做正确的事，是为了当自己垂垂老矣之后，可以得到族人的照顾。

不管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是在蒙古，在埃塞俄比亚还是在西伯利亚，土著人是最后保持着人类天真本性的幸存者。而吉米·纳尔逊能展示给我们的，其实仅仅是冰山一角。他有意识地只选取了31个面临威胁的部落和文明，这种选择是基于地理位置和传统程度，但首先还是因为他们具有启发意义的美。驱使他前行的不是对贫穷与病痛关切，而是对那些色彩斑斓的身体的痴迷：那是他们纯洁灵魂的镜子，那些肉体上传递出的信息，就像是他们的第二层皮肤。他还热衷于发现人与自然之间急速消失的和谐，带领我们去往那些我们以为很早以前就已经消失的地方。他呼吁我们关注的声音是那么响亮，让我们不得不对此做出反应。

随着全球性的进化和交流，人与人之间作为整体群落的感觉正在消失。但是，即使手机侵占我们的生活，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古老的根源就必须消失。我们该做些什么，才能免于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的子孙问起，所有的土著人都去哪儿了，我们会有什么感觉？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所幸现在还有时间，能让我们去寻找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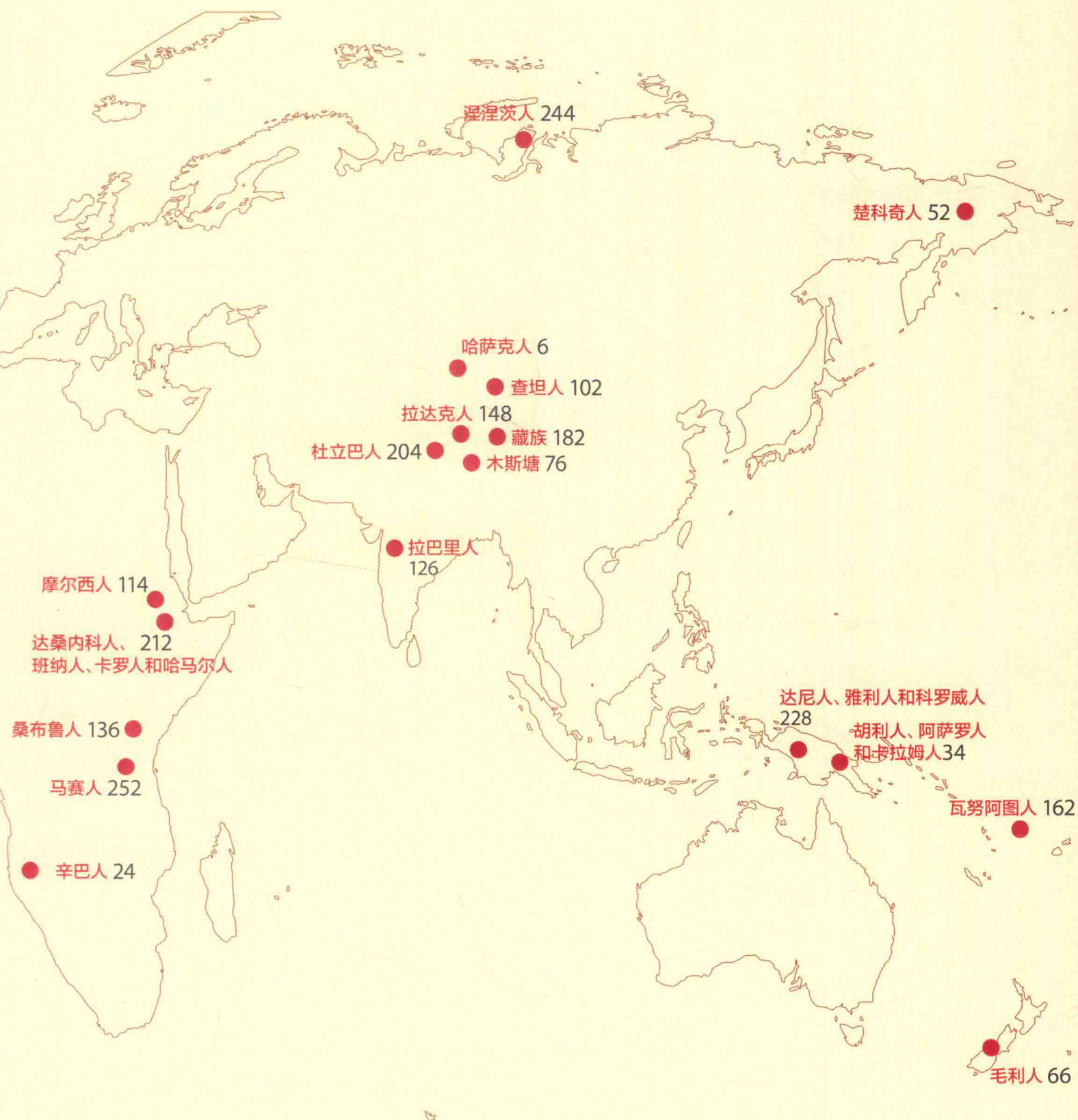
如果支持他们的生活，尊重他们的领地，记录他们的骄傲，并且帮助他们把传统文化传承给下一代，也许我们可以推迟那个看似必然的结果的到来。在这本书中，吉米·纳尔逊想要打开我们的眼睛、思想和心灵。他是全人类本源处的见证者，为我们搭起了一座通往那个看似遥远但实际与我们有太多共同之处的世界的桥梁。他们是我们的历史、起源和基本存在的一部分。他们就是我们。

因为他们是最后的原始族群，所以我们必须给他们尽可能多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和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共存。如果没有聪慧的计划，这是无法实现的。我们仿佛受到了时代的邀请，要去帮助他们延续文明，要为了子孙后代给他们的灵魂着色。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一定会消失，而我们自身的某个基本组成部分也会随之一起消亡。

当下最需要的可能是一个新概念，来建造一座关于文明之美的博物馆：一座供奉永恒的时尚、永恒的例证和永恒的美的神殿。

请让着色的灵魂有栖身之所，在人类消失以前。





审图号: GS(2008)1884号

哈萨克人·KAZAKHS·

蒙古国

起源

蒙古国的哈萨克人是发源自中亚北部的突厥人(Turkic)的一支(与他们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和俄罗斯的近支相同)。他们是突厥人、蒙古人、印度-伊朗部落(Indo-Iranian)和居住在西伯利亚与黑海之间的匈奴人(Huns)的后裔。哈萨克人的起源可追溯至15世纪。在蒙古国,哈萨克人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他们主要生活在巴彦乌列盖省(Bayan-Ölgii,意为“富饶的摇篮”)的最西部。大部分生活在偏远、多山环境中的哈萨克人都以驯养牲畜为生。今天,生活在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的哈萨克人大概有8.7万,占该省人口的88.7%,而该省人口(约11万)大约是蒙古国全国人口的4%。

习俗

在哈萨克人的众多习俗中,最出众的莫过于古老的鹰猎艺术。两千多年来,哈萨克的男人都会带着他们驯养的金雕,骑马前去打猎。在无际的山峦和草原上,很多动物都会成为哈萨克人的猎物,包括兔子、旱獭、狐狸甚至是狼,它们的毛皮是哈萨克传统服饰中不可缺少的材料。驯养金雕的技术也随之代代传承下来。鹰猎人穿着靴子和黑色大衣,戴着一种叫作“卢乌兹”(loovuuz)的狐狸皮帽子。每年10月中旬的金鹰节(Golden Eagle Festival),标志着狩猎季节的开始。这是一场壮美而瑰丽的盛大活动,吸引了草原上最好的猎手和猛禽前来参与,这也是哈萨克人每年重要的庆典之一。在这举族欢庆的日子里,你能看到哈萨克人有多么热爱花样繁复的衣饰,女人们都戴着色彩艳丽的头巾“阿扎丽”(ah jaulih),男人们则戴着一种无边便帽“图雅”(tuhia)或者狐狸皮的帽子。

很多哈萨克人都擅长演奏传统音乐。比如一种叫作“冬不拉”(dombra)的形似琵琶的两弦弹拨乐器,还有一种叫作“库布孜”(kobyz)的放在膝盖上演奏的拉弦乐器,都曾在古老的早期文献中出现过。哈萨克人还有口述历史的传统。他们高度依赖宗族和部落,被要求应该铭记“至少七代祖先”的姓名,以保证“不要忘记自己从何而来”。在近几十年里,蒙古国的哈萨克人对传统习俗和技艺的保存与传承,要远胜于他们生活在邻国哈萨克斯坦的兄弟支系。

信仰

大约在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哈萨克人的祖先当中。大多数哈萨克人是逊尼派(Sunni)穆斯林,他们通常也会继续信仰那些前伊斯兰时代的教派,会崇拜天空、祖先、火,以及善与恶的精神幻化出的超自然力量,还有传说中的巨人和密林中的精怪。对萨满教(Shamanic)的信仰也广泛存在于哈萨克人当中,他们也会信奉那些宗教力量的代言人——萨满巫师,在哈萨克语中被称为“巴克西”(bakhshy)。

日常生活

哈萨克是一个半游牧半农耕的民族。许多家庭一年当中会带着牲畜在固定的季节性聚居区之间迁徙多次。不长途迁徙的家庭,往往蓄养的牲畜不多,夏季就生活在距离他们冬季的家较近的地方,但是并不会扎下圆顶的毛毡帐篷(kiiz yi)。夏季的帐篷(以及少数冬季的帐篷)会用大量的刺绣、毛毡和纺织品装饰起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游牧的人们还可以在哈萨克斯坦、蒙古国和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之间自由地迁徙。而在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很多哈萨克人就放弃了他们半游牧的生活方式,开始定居在了蒙古高原的西部。

饮食

几百年来,哈萨克人一直在养殖肥尾羊、骆驼和马,依靠这些家畜获取食物、衣服和交通工具。羊肉和马肉是最受欢迎的食用肉类。肉类往往会被用腌渍和风干的方式保存起来,而奶制品也会更多地被制成酸奶,也是因为易于保存,以便更加适应他们游牧生活的需要。















